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梨園外史 第二十七回 沈天喜發心皈依淨土 楊月樓避難入京都

話說巧玲次日起來，仍到戲園中做他的生意。此時海內昇平，士大夫專以遊宴為事，戲班的買賣十分興旺，不但各園差不多天天爆滿，並且接連不斷的堂會。眾名伶除了齋戒忌辰，毫無閒空。巧玲交遊最廣，更是手忙腳亂，不得片刻安寧。從春天忙到冬天，從冬天又忙到春天，忙中歲月過得最快，不覺忙過了兩三個年頭。

這年夏天，有件事去到程長庚家，只見那裡亂紛紛，許多管事人在那裡抄寫單本。巧玲知是要排新戲，不便多坐，把那件事交代清楚起身告辭。

次日到明侍郎府內堂會，唱完了戲，因次日齋戒，戲園停鑼，便不出城，少不得照例要陪著侍郎夜談。侍郎問道：「三慶班替五爺府裡排新戲，蕙仙知道嗎？」巧玲道：「奴才昨日在長庚那裡，看他是一個排戲光景，只不曉得是不是五爺府慶差事。」侍郎道：「一定是的。這件事，名為五爺府的差事，其實是皇差。只因西佛爺想聽外面的戲，東佛爺不肯傳戲班進去，因此西佛爺推說要到五爺府神堂前拈香，預先暗地吩咐五爺：傳喚各班接駕。五爺怕舊戲有犯忌諱的去處，才和長庚商量排一出新的。只是戲名我卻忘了。」旁邊一個僕人道：「是《慶唐虞》。」侍郎道：「不錯，是這個戲名。這個奴才的記性真不含糊。若非這狗頭提起，我就算講不清楚了。莫笑他們受誰的栽培，背地裡還要說誰的壞話，連他那教讀的老師他都罵是老奸巨滑。只這些小聰明卻還有的。這本戲演的是宋朝宣仁太后臨朝的故事，長庚扮的是司馬溫公。是五爺頌聖之意。當初有個嚴辰，是浙江桐鄉縣人，文筆很好。他散館的卷子用了『女中堯舜』字眼，開卷大臣萬籟天司馬把他取的太高了，西佛爺怕言官起鬨，降旨訓飭了一番。萬大司馬得了個風流處分，嚴辰畢竟授職編修，足見佛爺是喜歡的。如今這個戲名兒，正和嚴辰用意一般。」說了一會，天已不早，侍郎令巧玲退出，各自安寢。

巧玲和唱青衣的蔣蘭香住在一間房裡，過了一宵。明早又進去陪著侍郎坐了半天，吃過午飯方才出城。

他二人要往老牆根廣慧寺行個人情，便同坐一車出了宣武門。那蘭香原坐來的十三太保車子，只在後面跟著。穿過炸子橋，拐不到兩三個彎兒，早到老牆根，恰從萬尚書門前經過。見那門前貼著「冬施茶湯、夏施涼水」的條子，巧玲道：「這房本是軍機大臣季芝昌的，如今萬家住了。萬大人雖在作官的身上弄錢，卻是在老百姓身上花錢，很肯作好事。他和周家楣周老爺，在彰儀門大街玉皇廟西邊，辦了一座資善堂，專一施粥施藥，救濟窮民。那玉皇廟裡住著一個姓詹的老頭兒替人瞧病，不取病家一個大，也是萬大人津貼著他。這萬大人待朋友也不含糊。那吏部天官陳孚恩在新疆同回子打仗，打敗了，全家都死了。滿朝裡，因他是肅黨，是西佛爺最恨的，沒人敢給他請恤典。卻好陳天官有個小兒子，當日不知怎麼脫了性命，跑到北京。萬大人因和陳天官是對北磕頭的把兄弟，替他作了冤狀，在直隸制台衙前遞了，李鴻章才替陳家上的本。雖然陳天官沒有什麼好處，一家大小連老媽子都受了皇上的旌表，都是虧了萬家。萬大人是個翰林，陳天官連進士部不曾中，只是一個舉人，那年跑到謝公祠文昌樓上要打魁星，是萬大人攔住了。依我看，積善之家必有利慶。萬氏後代難說不再出一個翰林，那陳孚恩且慢些生氣。」蘭香笑道：「你一向也行了多少好事，你的兒孫也未必不再出你這般一個名旦，我也生氣不得的。」巧玲搖頭道：「你太捧我了。」說話間，車已停住，原來已是廣慧寺門首。二人下車入寺，到那一家子停靈的所在，行了禮。

蘭香先上車去了。巧玲正待要走，只見那壁廂有個玉面朱唇花朵般男子同他招手。巧玲看時，乃是吳人沈天喜，是南北馳名的一位名伶，專演昆旦，真個色藝雙絕；並且知文識字，喜結名流。他的女兒嫁給餘三勝的養子紫雲，新近完婚。那紫雲卻正是巧玲的徒弟，故此兩人加倍要好。當下巧玲同他連肩坐了，說些閒話。不多時，已經送庫，賓客各散，喪家也回去了。

巧玲、天喜將要登車，本廟住持印可走來留住，同人方丈待茶。

那廟正門便是天王殿，是永遠關閉的，又是本寺供舊的神像，都丟在天王腳下堆著，簡直的成了泥人山。和尚只從旁門出入。前面院落，中間是大雄寶殿，有副對聯道：「覺路靈山共說諸天冥想相；晨鐘暮鼓好從此地息貪嗔。」是蒲圻賀壽慈的手筆。後面院落是大悲壇，內中還供著一尊文昌，坐在大士的面前。左右兩間耳房，左邊這一間便是方丈室。其餘廂房跨院，都是眾僧住處和一些靈柩房，十分雜亂。

當下梅、沈二人同印可分賓主坐定，印可的徒弟春暉獻上茶來。天喜一面飲茶，一面隨手翻那案上的書籍，見有一本《皈依鏡傳奇》，便道：「這是戲曲，大和尚怎把來放在經典之內？」印可道：「這雖是戲曲，卻是勸人皈依淨土法門，功德最大，因此不敢褻玩。況且上面畫有佛像，卷尾有韋馱老爺，我所以把來放在彌陀經之傍。」天喜道：「這本傳奇主意甚新，我卻只聞其名，不曾見過。」印可道：「這是闡揚佛化的著作，原是預備送人的。沈老闆可以帶去一觀。」天喜拱手稱謝。三人談了多時，梅、沈兩人起身告別，各自歸家。

天喜在燈下，把那《皈依鏡》翻閱了數折，覺得他填的詞曲，不十分合乎宮調，穿插也有些散漫；只講說淨土的起妙，卻令人心往神馳。不由得歎氣道：「天地之間竟有這等極樂之國，我等凡夫若是不求往生，真是執迷不悟。似我落入優伶道中，又是個旦角，弄得男不男女不女，不知把那不相干的陌生人叫了多少聲丈夫！他叫我一聲妻子，我就得乖乖的答應，當著千百之眾，做出陪著他睡過覺的神氣。這宿孽大約不輕。若不急早尋個出路，等到來世，只怕比如今又不好了，變個妓女只怕還算便宜呢！」想了一想，拿定主意，走到家堂觀音大士像前，點了三炷香，磕了九個頭，發下願心：從明日為始，持念佛名，永不退轉。祝告已畢，走到內室睡了。

次早起來，洗了臉，漱了口，果然恭敬念佛。念過三千聲，方才歇住。猛一回頭，見唱青衣旦的鄭秀蘭站在那裡，叫聲：「老爺子。」天喜道：「你是什麼時候來的？」秀蘭道：「我早來了！見大叔在這裡唸經，沒敢驚動。」天喜道：「我是念佛，並非唸經。」秀蘭道：「大叔念佛，只求老佛爺保佑您多多發財。並用這佛號在陰司裡可以當金子用。將來大叔到那一世裡，也是一個財主。」天喜道：「什麼話！依此說來，把念佛功德看的太小了。人能常持一句『南無阿彌陀佛』永不間斷，壽終之日，佛家要來接引，不入輪迴，往生極樂國土，見佛聞法。將來也可修成正果，與佛一般。怎麼只把佛名當陰司的金子，豈不大大的差了念頭。」秀蘭道：「這說得成佛也太容易了，只怕是靠不住。這些話，我也聽得高僧長老說過，只是我總信他不得罷了。」天喜道：「只因你不信，你才不修；也只因為你不修，你才不信。不修不信，自然不成。你既道那覺長老是高僧，怎又不信他的話？也叫作進退沒個憑據。」秀蘭道：「一個人有一個人的福分。我總覺得我是不配成佛的。那位覺長老實在是道行清高，我也不能不敬服。依我看，要想成佛，非象他那樣修行不可。」天喜道：「我怎麼不曾聽得有人談過這位覺長老，但不知是哪廟的和尚？」秀蘭道：「這位長老從同治元年到京一次，後來各處雲游，去年又來的。聽他口音象是湖北人。他一直住在西山，也不在大寺裡掛搭，只結了個小小茅庵，帶著兩個小徒弟，每日除唸經之外，哪裡也不去。自家在茅庵後面種些老玉米、豆子、青菜，便是他的口糧。大寺裡也有時給他送些米去。他從不招搖，凡是出風頭的事，一些不做。大叔也是不常出城的，怎能知道！我是前些日子，隨著陳子韜老師去到西山閒逛。當初陳老爺有個哥哥，捐了個小官，去到四川，沒有當上差使，竟流落了。陳老爺棄了官職，千里尋兄，好不容易才把這老哥找回。那時覺長老也在四川，同陳老爺是舊日相識，便請陳老爺住了一宵。這位長老的茅庵是不留遊人的也算是破天荒。我在那裡混孫了一夜，因此曉得這個高僧。」天喜道：「真和尚還是山裡有。這大城裡面的僧家，一天到晚盤算廟產，要找好的，雖不能說斷種，到底沒得幾個。好比史書中的古人，那說得熱鬧的未必真是豪傑；那輕易沒人提起的，未必沒有英雄。西山近在咫尺，不想卻住著這樣高僧。你何不領著我去皈依一番？」秀蘭道：「我今日事忙，改日一定和大叔去走一趟，」兩個人又講了些世務，漸漸說到戲班。

秀蘭道：「大叔久不搭班唱戲，除了應酬朋友的紅白份子，也不大出門。可曾聽得說三慶班程大老闆和徐大老闆的笑話兒？」天喜道：「我也略知大概，只是不曉得其中詳細，」秀蘭道：「他們二位，公事、私事全部犯了意見。徐大老闆賭氣不唱了。由你程大老闆本領高強，牡丹少不得綠葉，偌大的三慶班便不上座。程大老闆先還不肯認頭，後來見聽戲的一天少於一天，差不多剩了百十來人，沒奈何，只好到徐大老闆家中，賠了不是，長了包銀，才把徐大老闆約回。第一日，程大老闆要同他唱《鎮潭州》岳老爺收楊再興。徐大老闆笑了一笑道：『這出，我忘記了，改一出《借趙雲》吧！』程大老闆登時臉就白了，只好依著他，果真的唱了《借趙雲》。唱畢之後，程大老闆悄悄對管事人道：『我們還得想法子，這徐小香心不穩。管事人也知風頭不順，因此添邀新角了。』天喜道：「他那三慶班戲極難唱，程大老闆不開戲便下戲房，除了徐大老闆之外，憑你是誰，都得跑手下，並且沒有催單，到了後台再定戲碼。前次來了個外江先生，要唱《昭關》，程大老闆道：『這真是初生犢兒不懼虎！』便自己扮了東皋公上去，只幾句，就把那個老先生路咬爬下了，連夜扛起腿來滾蛋。他那班裡的人，個個欺生。哪裡的新角敢搭這班子？」秀蘭道：「他邀的兩個新角，倒還不弱。一個叫楊月樓，是唱老生帶演武生，是張二奎的徒弟。本來喚作玉樓，如今改了名字，他和春台班武生俞潤仙是師兄弟。潤仙本唱武旦，原名玉仙，也是後來改名。這楊月樓善演孫悟空，外號叫作楊猴子，是從外江惹了事來的。還有一個青衣，叫作陳雙喜。兩個都是好嗓子，搭人三慶，打炮唱的《牧羊圖》。莫笑那陳雙喜又黑又胖。卻實在能唱，和楊猴子對嚷一氣，台下都混了個很好的人緣，倒可以站得住。」天喜道：「那俞潤仙又喚作菊生，也有個外號叫作毛包，武功不錯。這個人我是曉得的，不消你說。他們春台班，武行太橫了。趙爾平，田道兒，還有個外行下海的開口跳德子杰，人都叫他麻德子，這一干人簡直是一群老虎，也非俞毛包壓他不住。更加唱武花臉的李溜子，和清音老生小李三的兄弟老五，叫什麼李順亭，這兩個東西雖然年輕，一肚子的鬼胎。都是慣於在台上陰人，天天拿公事開心。胡喜祿胡二老闆，將滿三十歲，扮相嗓子都還來得，無緣無故便收篷不唱，為的就是他們。那老生姚四的兒子姚齊山也唱武老生，雖是邊邊沿沿能耐頗瞧的過兒，不知怎的，溜到口外去了。姚四去找兒子，竟在張家口死了。齊山又在外面鬧了多日，方才回京。這是前些年事，你是曉得的。我因看透後台這一套，才洗手不乾。你說楊猴子在外江惹事，只怕也是這一類人吧？」秀蘭道：「這倒不然。他的事，是人惹他，不是他惹人。前些年，李世忠李提台在鎮江開戲館子，要邀月樓，不想李鴻章的兄弟在那裡也開了個戲園，約了月樓。李世忠惱了，帶兵去殺月樓。那時月樓正在扮戲，李世忠親自提刀趕人後台，當頭便砍。誰知月樓手腳靈便，將身一縱，跳高七八尺遠，饒你李世忠殺人如麻，枉是殺他不得，只急得暴跳如雷。月樓順著樓窗，上房走脫。兩個李家械鬥起來。李世忠幾乎造反，虧得李鴻章的老太太趕到了。李世忠原是老太太的乾兒。老太太當著他，先把自己兒子教訓一番，又拉著李世忠哭了一場，說：『你們小弟兄翻臉，須等我死後！』李世忠也哭了，口口聲聲說『老娘疼我』，便同李鴻章的一家子照舊相好，才把這個亂子壓了下去。這位老太太真不亞於《胭脂虎》裡李景讓那位太夫人。那時陳國瑞陳大帥正要弄戲班，想邀月樓，月樓沒敢接他的包銀。因陳大帥和李世忠向來不對，恐怕又惹風波。跑到別處，混了些歲月，今年，上海戲園差人去約他幫忙，他已經來京了。」天喜道：「怎麼外省的官兒都控開了戲班子了？莫非看這一行有飯？」秀蘭道：「豈但外省，肅王府的長史倭心泉也弄了個梆子班，從張家口約了個旦角叫作十三旦，在大柵欄演唱，買賣倒是好。自從方松齡死後，他那拿手戲《花田錯》、《雙合印》，徽班沒人能唱，都叫十三旦學會弄到梆子班裡去了。哪一本堂會都有十三旦，定價四兩銀子，一個不能少的。有位李象寅李老爺，寫信給朋友，道是一個唱戲的非掙四兩紋銀不可，真是聞所未聞的怪事，人心不古，風俗奢華，實是豈有此理！長此以往，四兩不難長到四十兩，四十兩不難長到四百兩！只怕士大夫愛惜資財，停止堂會，恐亦非該優人之福！這篇議論，倒有見解，不能說他不是。」秀蘭道：「這李象寅名字好熟，怎麼想他不起！」沉吟了一會道：「是了。陳老爺的同年昆小峰說他這名字可以對那楊猴子。」天喜道：「李、楊是樹，象、猴是畜生，寅、子是干支，真正絕對，好的很！只因三慶添了角色，那嵩祝成小班也從上海約了個老生叫孫菊仙，相貌好像大老闆，嗓子極大，嚷一聲如同雷響一般，唱的實在可聽，只台步差的多。本來是個外行，大家倒也原諒。」天喜道：「這孫菊仙是不是和王絢雲相好的那個孫大個？」秀蘭道：「這倒不很清楚。只這孫菊仙是天津人，聽說是在軍營裡混過。只跟的是陳國瑞，不知他跟過李續宜沒有。他也說是程大老闆的門下。那日見著大老闆，叫了一聲『師父』，大老闆笑道：『看你像戲班的人，倒象個候補道。』他的氣概也就可想。我沒見過孫大個，雖聽得王家講他笑話，卻不敢一定派他是孫菊仙。但王家替孫大個養活的家眷，卻是有人接走了。待我往王家一問，便知大個和菊仙是一是二了。」天喜道：「我也是隨便猜的，不能硬斷這孫菊仙便是那孫大個。你也不必去打聽。當初孫大個在後台笛子那樣一個話把，如今這孫菊仙是要往上一路走的。你不要去搜他腳跟，才算忠厚。」秀蘭道：「是。」

說話間已打了十二下鐘，秀蘭起身告辭。天喜道：「你給我引進覺長老，不可忘記。」秀蘭答應走了。誰知他去後，竟把引進高僧這件要事，丟在腦後。看看月餘，連天喜的大門也不曾跨。天喜好不心焦，便道：「他不作引進之人，我也可以自家尋訪。」

正還未去的時節，蔣蘭香來了，說道：「過幾天城裡內務府毓二老爺家，有本堂會戲。沒有底班，是個散約，定要煩你去唱一出。你不要推辭。」天喜道：「我久不上台，戲都擱忘了。俗語道，三日不唱口生。我何必現眼！」蘭香再三糾纏，天喜只得應了。

到得那日，天喜去往毓宅，演了一出《瑤台》。有個湯金蘭，演了一出《馬湘蘭畫蘭》，當場作畫，十分精采。張奎官演了出《清宮冊》。蘭香演了一出《探母》的公主。他將走上場，湯金蘭悄悄對天喜道：「這毓家的上輩，和蘭香的爺爺同在一省作官，坑了不少的白花花。如今蘭香落在我們旦行裡，毓二老爺卻著實在他身上花銀子，簡直恨不能弄個傾家蕩產。聽說為了蘭香，和二太太鬧的很不合適。二太太張嘴就罵蘭香賽過小老婆，二老爺全不理會，依然填還蘭香。看起來，殺人償命，欠債還錢，是不錯的。」天喜道：「我向來深信因果。《奇雙會》李桂枝道是『蒼天饒過誰』，果然不曾饒過一個！」天喜這句話聲音略高，那唱小花臉的毓五站在旁邊聽見，便道：「沈老闆說的不差！那小安子何等勢派，也被山東丁撫台殺了，實在天不饒他！」

一語方畢，只聽頭目人沈明道：「毓老五不要罵安子了。天不饒他，只怕人還不饒你呢！你來看這是誰寫的？」毓老五走去看時，見牆上貼著一塊白紙，上面極大的字跡道是：生成能忍能耐，玷辱天潢一派。長就湯勤賀世賴，小子滿肚是壞。西江月半支，贈毓五老闆。毓五紅了臉道：「這準是張奎官乾的！別人不能這樣缺德，我認得這老棒槌的筆道兒。」便伸手去撕，沈明攔住道：「撕它作甚！留著倒是個古記兒。」後台的角色，一大半攏將過來，那識字的無不大笑，不識字的只立著發呆。毓五道：「張奎官這個孫子真不是人做的！方才效力的一個小花臉，扮了《清宮冊》的差人，『寇準升堂，一場，誤了沒有上，奎官把他喚了出去，問道：『本御史升堂，你往哪裡去了？』那效力的一時回答不出，奎官一聲冷笑，叫衙役按倒在地，奎官奪過堂板，重重的打了三下。招得前台老爺們笑個不住，說《清宮冊》從來沒有這樣唱法，他算開了攪了。跑到後台又弄這一套！我不曾惹著他，不知為什麼這般的碎豁我！實在出乎情理之外！難道這樣陰壞，又替他那老祖宗張繼保、張邦昌增光不成！我的帶子已革，也玷辱不著什麼大家了！」毓五越說，眾人越笑。正笑呢，忽然前台鑼鼓停住，一個旗妝娘兒們，穿件紅色袍子，裊裊娜娜的走了過來，嬌聲說道：「不要笑了，本宅出了人命；吩咐把戲打住了！」眾人聞言齊吃一驚。